

## “梦游”秦岭

作者：天际风（北京山水行户外运动俱乐部野外领队）

五月，也许并不是秦岭最美的时节，但草木方鲜、春风正柔，实可谓景致最为怡人之际。我们一行十九人，乘坐了近二十小时的火车到西安，又经过十二小时的汽车颠簸，终于来到了此次秦岭穿越的起点 - 老县城，此时已是深夜。

老县城并不真的是县城，它在清朝时曾为佛坪县政府所在地。据说当年一位知县前往赴任的途中，因惧此处盗匪猖獗，驻足于袁家庄（现佛坪县），将县衙迁至袁家庄，自此这里官府难以辖及，少有人至，只剩存一个村庄，在今天被称作老县城。

这一晚，我们宿在了老县城保护站。在此，我们将众人的负重进行了合理的调配。我望着自己的背包（因为要背负四天的食物与物品，背包格外沉重），又是欢喜又有些惶然，明天将会怎样？我心中暗祷：但愿此行不要枉了我这一场碌碌的奔波。

### 穿越第一日：

几个小时的睡眠后，早晨七点，我们出发了。

此次穿越的大部分行程是沿着河谷行进的，第一天所见到的山谷相对狭窄，我们时而溯溪而上，时而循着沟谷两侧的山路盘绕而行。山路在林间蜿蜒，时常出现一些倒塌的树干横亘路旁，背负着沉重的登山包，无论由树干爬上还是钻下，都不那么轻而易举。

这里的植被非常丰富，有很多我们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一路指指点点，你猜我测，颇不寂寞。随目望去，棵棵树木拔地而起，耸然直向天际，在郁郁的丛林中争取着属于自己的那线阳光。它们不肯浪费自己的养分，只在能够享受阳光的地方伸出枝叶，使得漫山遍野尽染醉人的新绿。

我们一路寻觅着熊猫与羚牛的身影，虽然它们的粪便到处可见，却和我们缘吝一面。为了不惊动它们，我们尽量保持寂静，但毕竟对快乐的年轻人来说，要做到沉默并不容易。每逢有人大声喧闹，都“遭遇”同伴们的怒目而视。

到达宿营地时，已是下午五点半了。尽管大家已很疲惫，还是迅速支起了一顶

顶帐篷。由于此地是大熊猫惯常出没之处，为免惊扰它们，我们没有生篝火，只架上两口酒精锅，点燃几根蜡烛。煮面之余，汲水烹茶，又或冲沏一两杯咖啡，天南地北，神侃闲聊，自也其乐融融。

夜已黑透，我们一个个钻入了温暖的睡袋，就连梦中也似还看得见那满天的繁星。

### **穿越第二日：**

清晨，一顿“丰盛”的早餐后，我们上路了。

溪水蜿蜒，两侧不再有可以行进的山路。经过几个曲折之后，沟越来越窄，水到了尽头。我们打满了山泉，开始翻越黄桶梁。

没爬多久，我发现自己已经踏在了一条宽宽的山路上。听说这条山路曾经是一条交通要道，常有车马由此而过，而今已是杂草丛生、荒野一片，难以找到旧日的痕迹了。

一上黄桶梁，视线豁然开朗，大片的草甸展现在我们面前。欢呼过后，大家躺倒在地上，阳光普洒，和风轻拂，头顶着蓝天白云，一时间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。忽然，竹林间一条身影乍现，“熊猫！？”定睛一看，竟是同行一队友戴着深色墨镜，口衔一根细竹，摇头晃脑地爬了出来。众人暴笑不已，皆言此其未看到熊猫而心中郁闷，无奈下自扮熊猫以表慰藉。

此后一路下山，已属秦岭南麓，气候明显上升。山谷越来越开阔，秦岭正向我们展开。走近了的秦岭显得愈发深邃，那崇山密岭之间，深锁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也许只有清风白云知道。

我们穿梭在丛林间，时而轻唱山歌，有流水淙淙相和。正行时，队伍突然停住，原来一条山沟截断了道路，只有一座约七八米长、宽尺许的独木桥可以通过。没有把握过桥的从沟里艰难地绕了过去，还有的人从桥上爬了过去。我喜欢这种漫步独木桥上的感觉，过桥后又转回去接引在桥上犹豫不决的同伴（其实为“拼抢”镜头不余遗力）。

黄桶梁保护站是这一天的宿营地。说是保护站，其实无人居住，屋内空空荡荡，

只有一个炉子、几块床板。我们把炉子搬到屋外，架盆烧水，将采摘的竹叶放置水中，待水呈碧绿状，倒入火腿。良久，揭开锅盖，只见火腿已被煮成红色，与竹叶相映，其色泽令人未食已先醉。舀一勺浅尝，入口鲜美绝伦，品罢两颊生香、回味无穷，好一道竹叶火腿汤。当晚，直吃得腰肥肚圆，众人方入帐休息。

### **穿越第三日：**

迎着朝阳，我们又出发了。背包已经渐轻，脚步更加矫健。大家习惯了山道的坎坷，习惯了在水面石头上的跨越窜跳。

一路瀑布连连、水潭不断。水何其绿，碧绿的水中每一块石头都被映成稀世之珍；水何其清，清澈的水中清楚地照见我们快意的微笑。

午餐时，我掏出了深藏的一桶可口可乐，从西安迢迢背负到此地，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时刻。众人一片欢腾，你一口我一口，不啻为琼浆玉液。

数一数，这一天我们竟要渡过二十二次河，好在雨季尚未到来，河水不深，大部分可以蹦跳过去，只到了一处河段，必须涉水而过。河水湍急，且冰凉彻骨，有两个女孩不能浸冷水，男士们竟先充当英雄角色，将二人背负过去，颇显侠士之风。

此后，我们又进入了大片的竹林，这里的竹林比先前所见的粗了许多，众人将竹子截成登山杖，轻便而又结实。竹林中常有被水冲断的山路，或出现沟沟坎坎，上面往往架着两三根树林，可以摇摇晃晃的通过，想是采药的山民所铺设。同行者中有一位四十七岁的大姐，体力较弱，大家轮流扶携，队伍由此拉得很长。为了保证休息，我们没有到达预定宿营地，在河边的一片沙滩上安营扎寨。

夜幕降临，我们在河边支起了两堆篝火，分成两班人等，埋锅灶饭。第一道当然是“竹叶火腿汤”。“小杨，摘竹叶去！”小杨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应声而去（河边便是竹林）。在大家的声声催促中，小杨匆匆而回，双手捧着四片竹叶。众人瞠目尚不及反应，小杨已翻手将竹叶置入水中，不料一片竹叶飘然落于锅外。望着锅中的三片竹叶，众人皆笑跌在地。

竹叶汤喝罢，大伙又在锅中放入白天挖的竹笋，称“竹叶笋尖火腿汤”，另有别称“翡翠白玉玛瑙汤”。此汤甘美可口，尤以笋尖之鲜嫩而著称，甫一出锅，又被

一扫而光。接下来榨菜汤、萝卜汤等逐一登场。汤宴撤后，烹上一锅西湖龙井，两班人马开始“对歌”，正是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掀起迭迭高潮。

寂寞已久了吧，秦岭？也许，你会记取今天这一时刻，这一张张真切的笑脸，我知道我此生不会忘记，在场的一十九人都不会忘记……

#### **穿越第四日：**

清晨，众人忙着准备早点，忽听水边飘来一阵悦耳的山歌。那是同行一受过专门声乐训练的女孩伫立水旁，动情地歌唱。大家都停下了手底的事情，专注地倾听。歌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中，经久不绝，似乎把每个人的情意，都融入到了这青山绿水之间……

最后的这一天，也是最艰苦漫长的一天。无论走到多晚，我们都必须赶到目的地，以便次日至汉中乘上回北京的列车。

小路在竹林间隐没。走在队伍前列的我一面放声而歌，一面用竹棍敲打着草叶（防止草叶间毒蛇出没）。我且行且叹：“真乃桃源之地，如能终老此间，实无憾矣！”正慨然之时，见远处一片菜畦，菜畦后竟是一个篱笆墙围成的院落，虽只看见院落一角，我已欢呼雀跃，口中大叫着“前面有人家！”飞跑过去。

院中果然有房屋，原来这里是中嘴保护站。两个当地人闻声而出，见到我们有些讶然，端茶倒水，十分热情。各人都取出了自己的午餐。我们老实不客气地借用这里的厨房，烧了一盘竹笋，众人大吃一顿后，将所带的食物送给了保护站的人，以减轻负重。

下午，路已非常好走。我和“花花”（此为一男士，进山后得此雅号）被分配断后，沿途照顾“大姐”，并约定在大古坪保护站取齐。我们三人行进缓慢，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与大部队会师。当“大姐”最后一个进入村口时，众人燃起了一挂鞭炮，迎接她的凯旋。

然而至此这一天的行程还只是完成了一半，我们必须连夜翻山至岳坝乡。我们在村子里雇到了三匹骡子驮运背包，大家人手一把手电，轻装上山，此时约是八点多钟，天已黑了。

我与两名小伙子 - 小李与小任，被安排断后照顾“大姐”。我在前面看着道路，他们三人在后面相携而行。路并不难走，但坡度较大，我们走走停停，真象是蜗牛在爬行。上到山顶，前面的部队已不再等候我们，至此一路上都不再看到大部队的踪影。好在下山比较省力，速度提高了许多，没过多久到了山脚下，沿着沟底一直走上了一条大路。此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多了。

刚踏到大路上，小任突然困得坐倒在地，我们忙连声问其情况。他摇摇头，站起身来，如醉酒般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，嘴里念念有词。细听之后，却是“我一到十二点就犯困……一到十二点就要睡觉……”我们又是好笑，又是担心。

就这样走在大路上，前面小任如“梦游神”晃来晃去；后面“大姐”似“机器人”僵然行走；我和小李在中间，瞻前顾后、顾盼游离，真好象四个荒山野鬼。

为了驱赶困倦，我和小李谈谈说说，唱一会儿笑一阵儿，已不觉路之漫长。时见“梦游神”横倒在地，呼呼大睡，待我们走近后又跳起继续前奔。

到达目的地 - 岳坝的一家饭馆时，已是凌晨三点钟，大队人马歇脚于此，皆委顿不堪。不料待老乡端上一盆炖鸡上桌时，众人轰然而起，直如饿虎扑食，倦意全消。这鸡炖得极为考究，内有当归、枸杞、山药等一应大补之物，当下品评，实乃人间不可多得之美味，为此次秦岭之行，划上了完美的感叹号。

天刚亮，我们已坐上了去往汉中的长途汽车。车一开动，蓦然回首，只见“梦游神”涕泪俱下，长叹曰：“怎么就走了呢？”是啊，怎么就走了呢！恍然间，真不知这倒底是梦，还是犹在梦中……

2000年5月20日

山水行户外运动俱乐部供稿